

本卷目錄

元文類二〔元〕蘇天爵輯……………一

【元】蘇天爵輯 明末修德堂刻本（總集・斷代）

元文類二

14.3 × 20.5 cm 卅口。七十卷，目錄三卷，共十二冊。蘇天爵（一二九四—一三五二）字伯修，國子學出身。歷官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淮東、山東肅政廉訪使等職。蘇氏世代業儒，伯修深得家傳，博學而勤奮，於書無所不讀，討求元朝故實及前後逸事最詳，有感於日月變遷，簡札（文稿）湮沒可嘆，於是以一己之力收集，編輯《元文類》稿。除輯《元文類》外，還著有《國朝名臣事畧》、《滋溪文稿》。

蘇天爵的輯文目的及選文標準，通過王理和陳旅所撰二序可以獲知一二。序文追述歷史，認為一代有一代的文章，後者是前者的延續與發展。《元文類》採元初至當時（元統二年）名人所作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初說、議論、銘誌、碑傳等皆美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辭賦列為第一；樂章古今詩為語言精粹，列為第二；昭冊制命其辭憲式天下萬世進之，故列為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奏議表箋列第四；寓勸戒褒述、箴銘頌贊列第五；聖賢功德事業立於天下，為後世法象之古今聖哲碑文列第六；以下依次記序第七、書啓第八、雜說題跋第九、雜著第十、策問第十一、雜文第十二、哀辭諡議第十三、行狀十四、大夫庶人碑碣表傳第十五。從《元文類》的選文及編次體現了元人的文學觀。《元文類》收入大量西域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其中馬祖常、高克恭最多，辛文房、李術魯翀等人作品流行很少，亦收入輯中。輯中又收入較多有關西域的文章，如虞集《高昌王世勉碑》、歐陽玄《高昌侯氏家傳》等，還有較多與西域人事有關的詩文，故將《元文類》收入《西北文學文獻》。

元文類卷之三十九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題跋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 澂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曰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况問乎物魅一人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一

修德堂

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視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嫖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縈繆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于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益出于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

本于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泰祠白帝于西時也可命亦天神也周祀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于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周宜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二

修德堂

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焱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脩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况君始親已而後疏之于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况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騰近于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于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

而始歎君恩之薄乎八篇竝以神況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不親之以況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爲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魂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託以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辭而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三

修德堂

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晝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晝若有神助然蓋其九得意者子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旣爲作解題而復櫟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評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趨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于原之心者尚有味于予之言哉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叫帝關爲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瞰海橫雲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釣洪纖厚薄無齊

句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蛟龍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採蘭杜靈脩顧顧復去莫怨瑤臺神女如坎坎鼓進芳醕恥作蠻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回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書賁仲章文彙後

吳澂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偶強其言寒澁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意而後工且奇噫茲事微矣名于唐者二名于宋者

元文類

卷三十九

四

修德堂

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鄧善之袁伯長俱掌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蔭炳乎其爭輝子有望焉子來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善者相去萬萬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表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違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究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書邢氏賢行

吳澂

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養其夫仲兄賀群之子率爲子乳哺鞠育同于已生使喬廣置側勝後有妾子曰纂于亦子之今觀大同穆氏妻邢氏子夫兄之子與夫妾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爲士大女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蔚然以此婦人而有賢行同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聞之益敦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減于子可不謂難能者哉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妒無道無子而不肯子兄弟之子鉗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五

修德堂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元明善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每悲之及觀盧龍趙氏之譜繼繼承承殆然可考蓋四百許年十有三世矣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盛烈以永今垂亦肖子哲孫克衍其世世爲之譜乃能是蕃

且大也今夫天下之人孰非大姓之苗裔哉非太姒何以有氏于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爲之悲者余于是譜則然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于其家而已也

題書學纂要後

袁衷

余既粹集書法大略雖備而古人工拙則不在于此因復思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故其體質高古及至三王始復大變右軍用筆內懣而

元文類

卷三十九

六

修德堂

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法清婉亦由接武六朝餘風未散至開元以後乃務重濁李北海專事奇崛徐會稽全師楔序至顏太師一變爲方整規矩然平原畫贊乃展逸少者耳下及沈柳各命新體至楊李而極逮至王著始追蹤承師遠迹二王故世所傳神化閣帖猶不失古人意度者以出于著故也慶曆以來唯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新奇雖皆有所祖襲而古風蕩然南渡而後思陵太

萃衆美筋骨過婉吳傳朋規倣孫過庭姿媚傷妍近
世姜美章迴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
廊廟蓋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
貽又守竝脚之譏大要探古人之玄微極前代之功
巧乃爲至妙夫古人所以窮極絕巧者以得其蹟臨
摹也今去古既遠重經喪亂真蹟愈少閣帖敷衍價
逾金玉窮鄉學士何由獲窺加以傳模之餘失真益
甚今世師閭本者多尚肥美倣絳刻者率務奇勁苟
記憶所遺本態呈露致使學者訛以承訛謬以襲謬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七

修德堂

殊不知前乎千百載之先崔蔡張鍾之徒復何所倣
像而爲之哉良以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于豪
端起形模于象外諸所具述咸有其由必如庖丁之
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爲盡美老子曰通乎
一萬事畢此之謂也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
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
初何足云小子其尚識之

跋歐書皇甫誕碑本

袁 楠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

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
真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
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
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
此益重自棄之歎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虞 集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受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通
河會河間運司括行舟取鹽海中余亦爲津吏訶上
食子逆旅之主人未具主人曰起公府有急逮至者

元文類

卷三十九

八

修德堂

衆避長席予之子更他席坐察來者意甚沮相顧曰
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皆進曰官買物
數月不予直民寧不願待願歸治生而縣益亟追以
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吏而又徵我曹今道路府
史之費且十倍吾安用得直爲張令時官有徵買皆
親載錢至市若鄉悉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縣官
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賣所有者指名即受賈書
牘期某日以某物詣某所吏無所出入是以事集而
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

無惡言強壯無狠鬪卽有訟令親詰諭往往悔悟去或有當問卽攝牘置案上一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門其人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鞫治卽承罪謝去以爲常縣始多無名人竄迹吏令中鈞民爲訟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爲已利至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圃令去稍稍復來矣旣而予憩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賜皆依樹坐久之忽悵然曰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有戶小賦寡力不足自致府者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九

修德堂

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日小民悉自致所賦誦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爲太子文學吾賦爲鄉正里長徵去隨用之不以入官期旣迫官疏不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且破矣悲哉寧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人濟南張希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爲堂邑人作張君去思碑因錄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爲監察御史遷翰林待今爲右司郎官

書五贊善家傳後

虞集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祖有古師傳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于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求也觀其受命于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者哉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于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于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

元文類

卷三十九

十

修德堂

筭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卽請留許公於旣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命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微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尙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情微略不見白于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公家傳于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

遇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爲也姑爲表其當
著于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書玄玄贊藁後

虞集

人之于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木
之有華實也時至氣應感遇于事物之動而發見焉
無所容其私心也而以私心乘之者則糾纏蕪穢奇
險僻陋狂妄之病有不可勝計者焉是故天下之文
鮮矣夫唯常爲于不得不爲因其所當爲而道之無
一豪故爲之意撓搶乎其間則天下之至文煥然著

元文類

卷三十九

士

修德堂

見不可掩矣而非知道不能也何也知道則無嬰兒
女婦之見而有天下後世之慮矣以其有天下後世
之慮也故不得已于言而言以其無嬰兒女婦之見
也故時寓于言以自適其性情一無累其客情浮氣
之妄動古之人之名世者槩出于此而已矣而此其
所存爲何在也而謂有可媚嫉者非知文者也而况
道乎集于所謂文者蓋嘗好而習之人或曰此爲詞
章者也于是乎不必言而強言之以相長于一日其自
媿于中多矣且夫身之所處非深有交于物變之可

愕者而又生當太平之盛從容優游于言語文字之
間不亦可乎觀于玄玄贊藁而三歎焉玄玄贊藁者
龍虎山高士吳君玄初所爲詩文也玄初服黃冠以
自隱無所營于時故無所爭于人無所礙于物交游
天下之名士詩文往來皆一時之盛者其言溫而肆
清而容雜而不厭無所迫于憂患無所溺于宴安直
幾于道者之爲乎蓋集聞之玄初嘗爲雷空山先生
學先生臨川人集幼時嘗得其老子莊子說而讀之
未盡解也以請于吳幼清先生先生曰嘻非儒子所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主

修德堂

知也後當知之後十餘年集來京師見今翰林待制
袁公伯長作空山墓銘而後歎曰嗟夫易老之相表
裏久矣世之知者或寡矣孰允蹈之而措諸辭以示
人者乎今又十五年思空山之高致而不可見乃于
玄初焉而見其傳緒之微矣不然玄初何以能若是
也集于是深有微焉故書而識之君子庶有以諒其
心也夫

書王貞言事

虞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而不花

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
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樞于都堂後西北廡
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
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
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
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慨然
歎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
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
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

元文類

卷二十九

圭

修德堂

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達今上潛邸請早至大都庶幾
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
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聖上既行天誅樞密院
差貞從官長迎駕興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爲丞相
掾吉字吉爾保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順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
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克
其明而徇于患失以自陷于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
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于義者勇矣然人之

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
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二者得矣又必當
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
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
錄之以待採擇紀載云

書經筵奏議葉後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所說書而進
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
講罷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院行宮又

元文類

卷三十九

古

修德堂

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赤
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
趙公簡于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
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
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
之事者翰林則丞旨也先帖本而忽都魯禿魯迷失
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撤撒干伯
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
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

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
 間仲章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
 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
 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
 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
 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
 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
 歎曰于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
 有取于經筵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鄉者公奏焚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五 修德堂

或退舍事王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
 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廿
 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
 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于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
 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聞其要格心而已然
 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
 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慨恨切
 至于孟子之所謂夫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奏議
 葉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題吳傳朋書及李唐山水

虞集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勝吳公傳朋所題也裴回顧
 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
 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
 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
 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
 人書自蔡居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
 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
 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
 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
 南爲然余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
 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
 初士人大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
 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
 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
 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
 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
 贊歎且圖來者稍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

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因劉掾執卷求題爲座客言如此悉書之云集時目疾在告以公牘與史館曰執筆唯憑于手熟爲文每事于口占非飾辭也

跋蘇氏家藏雜帖

宋 本

今人以行草名者多蘇伯脩家藏雜帖一卷嘗試就卷中所有評之鮮于困學如雲間公子玉骨橫秋富貴風流仍復度世胡紹開如抽工鑄鼎橫範未精沉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七

修德堂

重低峭似奇實陋姚先生如上帝陰兵舉世不識恍惚變現要以氣勝盧疎齊如叢祠野屋繪畫風雷雖復駭人却非塵俗張大經如油翁獻技錢孔不濡運杓自然不過熟耳苟正甫如近郊田叟老不作業意度貞淳恨乏京樣王參政如勤婦作繖致力杼軸雖魏羅綺亦復遲懷周景遠如頭陀學佛頗見小乘苦行繼修或可證果子既品題七八人者或謂蕭叔達身能作字故鍾繇輩遭其口吻子僅解操筆詎容歷詆殊不知食前方丈具于饗人舉俠一嘗甘辛立辨

正自不必手善烹調然後始識味也

題郎中蘇公基誌銘後

柳 貫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迹及居人井曰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爲雄要大德中邊廷嘗一擾矣亡幾天子爲帳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莅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脩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遣留屯稱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而

元文類

卷三十九

八

修德堂

張亦遯死屯耕事卽廢雖重臣踵接率蹈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迫關陝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百騎閭門未責軍實則上下顛蹣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烜尋自引去而謠言屢驚猶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振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卽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比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克其儲侍縫紉調齊窮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完庶樂遂人忘其艱郎御史行邊者還言治狀朝廷

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疲
耗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處
于後建省常選勳戚大臣以鎮重之至郎吏亦優秩
假寵其勞効灼灼則或階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
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于公豈非以其時
之所遭而易爲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
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于盛氣不得展布甚則挫
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獨
難驕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
元文類 卷三十九 九 脩德堂

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爲王陳之必能精訓練
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竝塞數歲之食
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警服豈
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下之
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意
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和林之事紀載獨詳
此則史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
虞君之爲是辭固以公之制行于古無戾其業盛則
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後

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用者爲公悲而
以其徂于宴安者爲世戒因子言而興起于斯文今
不敢必其無人焉耳

元文類

卷三十九

子

脩德堂

元文類卷之四十

雜著

元

趙郡蘇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
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
重登大寶天命以凝于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
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

元文類

卷四十一

一

脩德堂

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
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
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
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
之太師丞相答剌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摠監其事
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都帖木兒奎章閣大學
士臣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
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太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
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竝以耆舊近臣習于國

元文類

卷四十二

二

脩德堂

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
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司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
于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
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
脩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巖巖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
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克用是年四月十
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
史之側別置蒙古局于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
有目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于爾雅去吏牘
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于是定
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
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勳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
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
第二風動天下莫大于制誥作帝制第三太宗其本
也蕃服其文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
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
第五疆理庶幾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繁焉作賦
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于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

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政刑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爲本明慎爲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于避忌或草茅不識于憂虞諱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正是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創于蘇冕續于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于王洙續于王珪至元文類

卷四十

王

修德堂

帝號

臣聞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遠古之聖神繼天立極非若後世之興者也堯以唐侯與虞夏禪殷周繇契稷起蓋有所因而進者也三代而下莫盛于漢唐宋漢起亭長則已微矣唐啓晉陽之謀宋因陳橋之變得國之故其亦未盡善者乎其餘紛然竊據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奪歷年不多者何足算哉惟我聖朝則不然聖祖之生受命自天肇基朔土龍奮虎躍豪傑雲附歷艱難而志愈厲處高遠而氣彌昌神明協符以聖繼聖至我太祖皇帝而大命彰大號著大元文類

卷四十

四

修德堂

之有國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爲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嗚呼制作若此所以啓萬萬年之基詎不信歟成宗皇帝繼統于太成武宗皇帝恢宏于盛業仁宗皇帝慈祥之政英宗皇帝神明之姿海內晏然衆庶寧一晉邸信用姦謀違于祖訓天怒人怨遂終厥身我今上皇帝應天順人義師克捷期月之間正位契命而又克讓明宗皇帝出于至誠凡屬有生莫不感悅重居大寶誕受尊號于是任賢輔治崇

元文類 卷四十

五 魯德堂

德報功體大臣而理群臣親九族而協黎庶人文備舉天道益彰頌聲作于朝廷泰和浹于荒裔治平之迹益有不勝其紀者嗚呼今天下垂黃戴白之民年七八十至于百歲者皆生于聖元有天下之日矣含哺鼓腹長子老孫至于世世長戴聖元日月之照臨長樂聖元雨露之涵育何其盛哉編年之書具載國史夫大天下之統一天下之心莫重于號著帝號篇

帝訓

自開聖祖神宗之盛德大業著在簡冊昭如日星矣

惟聖心精微因言以宣者有不得而具聞焉采諸大臣故家有因事而親蒙教誡或傳誦而得諸見聞反以文書來上者悉輯而錄之以發其端後有可攷者得以次第而補之矣

帝制

臣聞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時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脩潤其來尚矣國朝以國語訓勅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謹列著于篇

帝系

元文類 卷四十

六 魯德堂

臣聞自三皇五帝以來莫不衆建同姓以作藩輔詩曰本支百世蓋重之也國家宗系外廷無得而聞焉考諸簡牘而可見者謹著之篇

帝系附錄

自古國家別本支樹藩屏以爲國家長久之計然維持之道蓋必有禮法存乎其間聖朝宗藩之蕃且大自古莫及而累朝爲之法制以保之者有分地人民賜予之厚有車服官府符信封諡之貴有使命往來之禮有奉命征討之事有訓勅防閑之禁事在簡牘

可錄而傳者次第歲月而著之篇

治典總叙

書曰冢宰掌邦治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執事此爲治之本也故作治典其目則有官制沿革以見其名位品秩祿食之差有補吏入官之法以見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則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蹟之可述者也

制官

國家肇基朔方輔相之臣與凡百執事惟上所命其

元文類

卷四十

事

修德堂

各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討重在軍旅之事故有萬戶千戶之曰而治政刑則有斷事之官可謂簡要者矣既取中原定四方豪傑之來歸者或因其舊而命官若行省領省大元帥副元帥之屬者也或以上旨命之或諸王大臣總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縣兵民賦稅之事外諸侯亦得自辟用蓋隨事創立未有定制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始采取故老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輔相者曰中書省本兵者曰樞密院主彈糾者曰御史臺以次

建置內外百司庶府各因其事而舉矣其在內者廢置陞降之因革政治之所繫也故不得不備考而紀之若夫宗戚之重莫重于宗正府今宗正所隸特重于姦盜詐僞之刑稼穡之本莫重于司農今勸樹藝者歲受其成目宣政總佛事而西域邊事之重係焉至于內廷東宮之官屬若國史翰林集賢之治文書宣徽之治王食將作之治營繕若此之類皆以重臣領之蓋國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職掌之事視古昔幾至倍蓰故其官府之陞至于重大而其屬亦已繁多

元文類

卷四十

事

修德堂

日益月增其勢然也其後頗以官冗吏繁爲言數有詔裁減而卒未遑及亦有不得已者夫外之郡縣其朝廷遠者則鎮之以行中書省郡縣又遠于省若有邊徼之事者則置宣慰司以達之鹽鐵之類又別置官有軍旅之事分布於外者則置萬方府有大征討則置行樞密院無則廢舉刺之事則有行御史臺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以治之此其大凡也其詳各著于篇

三公